



錢公良測語卷下

鹽

志林第二十八帙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鄭端胤

劉祖鐘

歛精

亢倉子云道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

燎原之火星星也干霄之木菁葱也故曰圖大於微知著於細

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也人能每事

卽始慮終則必無悔吝之及

凡智不深則非智勇不沈則非勇深所以藏智而出之使不測沈所以養勇而發之使必遂故荆卿傳曰其爲人智深而勇沈有味乎其言之也

清福上帝所吝而習忙可以銷福清明上帝所忌而得謗可以銷名

人世事譬之閒雲在天浮漚在海起滅何常儻不參透此關鮮不墮煩惱障中矣

張子言下視則心柔柔則敬顏子四勿首視攝心以謹視爲第一故左傳曰視高則離其目陰符經

曰機在目釋氏多以耳根圓通得道而目力圓通則少如十六觀經全是以心攝目也

治家有二字符曰勤曰儉夫孳孳乎種德有惠而後爲勤淡淡乎聲利不好而後爲儉今之所謂勤儉貪且吝耳

清苦固是佳事然亦不可過天下豈有薄於自待而能厚於待人者乎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遇富貴人宜勸他寬見聰明人宜勸他厚

人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減人常想死時則道念自生

遠公云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以存似不在常年耳故能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復何羨於遐齡

唐人春遊以牡丹爲勝賞劉淵邀客乃繫水牛百頭於前曰此劉氏黑牡丹余謂牛之馬曰十倍牡丹不過孔僅卓王孫之見若能種德務施非函關上乘青牛老人不足以語此

由外以之內而內禍生焉其目乎由內以之外

而外禍生焉其惟舌乎

君子不可以不忍也忍欲則不居於物忍劇則不擾於事忍撓則不折於勢忍窮則不苟於進故曰必有忍乃有濟

荀子曰強本而節用則天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

欲界無邊宅畔有宅田外有田官上有官身後有身故家彌大經營亦大位彌高願望亦高失隴望隴得隴望蜀世短意長翻不如三家村裏省事漢撒脫

君子多思不若養志多言不若守靜多才不若蓄德

伯淳謂琴聲可以禁邪磬聲可以養心有聲之樂亦不可無也然惟聽之者何如耳

善治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諱死故能遷咎延譽轉禍爲福

居官箴清慎勤三者余謂惟慎則自防也嚴慮事也周處事也敏而清與勤兼得之一或不慎雖有冰蘖之操夙夜之勤未免有過中失正之事孔明亦云先帝知臣謹慎是慎尤爲要也

范文正公謂子弟曰西都十一天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五遊者吾今年踰六十乃謀治第顧何待而居乎

康節云牡丹含蕊爲盛爛熳爲衰故富貴到極處而始收斂晚矣

執盈王者弗失以縱步失之馳峻版者弗失以康衢失之敬與不敬故也

鯤鵬六月息故其飛也能九萬里仕宦無息機不仕則蹶矣

雞犬之專智人弗若矣牛馬之專力人弗若矣駢

焉而爲人用而無弗悉也用天下者乃恒有所弗
悉何也

圓照禪師見飯僧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
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古人透徹佛事故能爲
此不作佛事語

杯酒破利名寸心集古今惟達人可語此

處事貴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

其當

矜持太過者不可謂之敬然猶勝於放肆枯寂太
過者不可謂之靜然猶勝於勞擾

楊遠庵身不踰中人而開府鎮邊驅使數十萬貔

貅不翅二尺童孺才氣有大過人者其言曰無事
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始知其
從心上用功也

士君子氣易動心易迷專爲立界墻全體面六字
斷送一生夫不言堂奧而言界墻不言心腹而言
體面皆是向外事也

鑒遠

天下之禍不生於逆生於順劔楯矛戟未必能敗
敵金繒玉帛每足以滅人之國霜雪霾霧未必能
生疾聲色游畋毋足以殞人之軀

世運盛衰各含機藏隙盛者得衰而變之功在創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由趨下

初蘭握瑾誨妬之良媒要津利孔招怨之危幟縱談鯁論騰謗之健駟方人擬物反刺之銛刃是以君子網盛彩而不揚履幾望而知戒

人不求福斯無禍人不求利斯無害故曰福爲禍先利爲害本

齊王出遊遇齊女癭瘤採桑命載後車女曰女母在堂而隨王是奔女也王安用之末世仕宦以鑽刺代蹇脩者才智雖高文華雖麗不若此醜女多矣

昔陳仲子妻有云熱於就名者必先冷羶於附利者必先淡山雞之爲天下賤者恒見也威鳳之爲天下貴者不恒也今世無過人之才而逐逐仕進行將躓矣

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

漢儒有言曰富貴非暴集之客貧賤無棄舊之賓原其所以來則知所以去吾嘗味於斯言而知友道之薄自古爲然矣

蘇秦之爲合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
疎以爲親可謂事之甚難者當是時秦人併吞之
勢已形六國之君舍合從之外亦未有他策秦適
逢其機故不旋踵遂合於一惜乎秦徒押闔其說
以利啗六國爾天下大勢利害所在彼固不能深
言之也及張儀連衡之說行從約遂解六國日趨
於亾矣

博浪一槌子房不必論始皇大索十日卽止亦見
英雄收放處婁道人云盧仝茶歌飲到七碗自然
當有箇結局不然此詩無了期矣始皇極麤悍却
得此意故至威不褻

蕭何動用智數如治未央宮可見後高祖果以爲
壯麗其籌之固熟也

世有恒言陸悔無休勢仕宦亦無休勢予以士君
子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有大道存焉以仕宦爲樗
蒲者忘其大敗也

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藥石汾陰侯生善筮
先人事而後說卦

人之將病於不嗜食而知國之將亡於不嗜賢而
知

勿謂柔可欺淤泥之中或藏利錐勿謂剛無害巨
闕之鏗遇石亦碎故禍常發於所忽之中亂常起
於不足疑之事

張湯杜周皆武帝時酷吏觀班史所載湯坐誅周
幸免同惡異報始甚疑之及考史記言田仁刺舉
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杜周子弟皆下吏誅死然
後信禍福果不可逃安可不鑒

榮盛之家矯情生焉敗亡之矣貧賤之家畏懼生
焉人才出矣

修身行義儉約恭敬其或無福禍必不至驕傲侈

泰離度絕理其或無禍福亦不至

開國起家莫不由於祖父之勤儉敗國亾家莫不

由於子孫之奢惰故易曰子况家詩曰繩其祖

諸葛亾而蜀亾非徒亾蜀也又亾魏何也諸葛沒

而懿之智日練而望日重也暴本成矣

張九齡謂李泌曰蚤得美名必有所折夫藏器於
身古人所重况童子邪

嬰兒之病多起於食貴臣之禍多起於寵

孫登謂嵇康曰子識火乎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
其矐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令子才多識寡

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座有佳賓家雖貧吾知其必興門無國士族雖大吾知其必敗

顏之推云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崖岸拱抱之梁必沉溺於川淵者爲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

薄福者必刻薄刻薄則福亦薄厚福者必寬厚寬厚則福亦厚

王安石行新法衆議騰沸明也獨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使宰也如明道何以有熙

寧之紛更使諸君子如明道何

有紹聖之噬

恩讐太分明恩者令人不足德而讐者適足令人畏故王旦云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宜避

康節云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呂東萊云凡治事有涉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自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

說今之犯權貴取禍者坐不知此耳

中黃云明不觸物此言極有味若洞然燭他人之惡不隨他轉而已此外不宜發明太盡聖門惡許爲直以此

朱子言天公有記性無急性無有感不應者余謂善惡吉凶是一氣感召終不可

宋之浮論甚於戰國之橫議流禍之烈甚於晉之清談今之仕往往掇拾其說以立道學門戶不亦陋乎

韓魏公於小人之欺終不道破苟許其情則激而怨不中傷不已也已來豪傑敗於小人者多昧此幾魏公之智遠矣

正統土木之變于肅愍曰吾國已已若矣日治兵不少懈是以虜情破而不及禍正正若反知其意者鮮矣

言無隱而不聞行無微而不著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言當慎也

宸濠之變余同年許忠節公達不屈挺立受刑見者壯之其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憲副輒爲位易服而哭人恠問之曰必吾兒也此其素志已而

果然知子莫若父信哉

近日邊防廢弛將吏偷安平居玩愒度時有事張皇失措譬如濱河而居者不能豫築堤防一旦水湧奄至則挈家室避之矚水退復還歲歲遷徙苟延支吾謀國如此可謂疎矣

凡物無聚則無散聚不極則散不重可爲積聚者藥石

祝虛齋先生官工部時有以金鼎私先生者先生固却之後受賄者坐累先生竟免故曰慎初之道勝

人皆貴一旦之浮爵輕喬松之永延不知春華至秋不得久茂語云女愛不及席男歡不畢輪知言哉

語云賀者在門弔者在途弔者在門賀者在途士大夫可以深長思矣

有所不爲試於得失辭受之際無所用耻驗諸婁子僮僕之間

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殺身以成仁舍生以取義參天地而獨立亘萬古而不朽三人之死不同而同其心夫豈有爲而然哉

輕諾者必寡信易從者必多違

向子平云富不如貧貴不如賤第未知死何如生

以余念之死生初無二道存吾順事斯沒吾

寧矣

劉屏山以不遠復爲平生三字符復者生生之意

無時無處無之於絕而續於終而始故曰復其見

天地之心

張用晦性清約人譏其太儉曰由儉入奢

人儉難今世奢靡極矣然上人能身先敦朴則

自化於儉故朴乃上古渾淪元氣儉乃後代返元

良藥

方矯亭嘗云小人如虎狼蛇蝎殆又甚焉虎狼之

威蛇蝎之狀人皆知其足以害已深避而預防之

小人則心如虎狼其貌騶虞念如蛇蝎其言鸞和

人不知其將害已而狎之鮮弗及矣

今人畧記文字微倖高科入朝則吮癰舐痔招權

納賄居鄉則囑託公事吞虐細民縱酒漁色瀆亂

彝倫大敗風俗天下安得不亂

容貌端雅而小人者有矣未有容貌險側而君子

者也

規世

處順多喜心驕習之所由起處逆多厭心怨習之所由起賢聖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處以理而不以習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

見辱於市人越夕可忘見羞於君子累世不泯此大丈夫當履道秉德免筆誅口伐於華門主竇之間

白沙混於泥塗不染自污青蓬育於麻圃不扶自直欲知善惡由於所入

標梅直言其意無顧忌無文飾此婦女明潔之心今人祇以文飾詞說衷曲蔽矣

西周之迹熄而鄭衛之風行故再醮之婦釐裝以自悅五姤之女冶容以媚人而亦有綠藿之傾隄陽自向芳梅之傾於春未知彼所謂女中錚錚不爲風所風者也

老萊子云可食以酒肉者可加以鞭撻可受以官祿者可隨以斧鉞

人之功名謂之會者聚也聚必有散譬諸晏客有三爵而去者有留連終夜斗落參橫尚未去者視主人意耳仕宦行藏大率類此識破此機局則去留何必介意哉

陳搏云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
孔子曰邦有道厄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
拱深揖訥訥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
事圓巧委曲則目爲善處轉相則效翕然風靡爲
士者口無公是公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
行之實矣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善詭浪好恢諧雖取快一時亦傷厚道揚隱微談
中聾雖雪忿一朝終損陰德

富兒困求宦傾貲汗吏以贖貨失職初皆起於慊
其所無而卒至於喪其所有

嗜欲之人語之富貴利達則悅語之貧賤憂戚則
拂衣而去好名之人語之誇大侈靡則悅語之恬
淡隱約則拂衣而去故曰魚相忘於江河人相忘
於道術

圯上老人謂張良曰兩眉致其美於人而人卒不
以眉爲功眉無事也孺子居功其以眉乎十指貢
其傷於人而人卒不以指爲怨指無心也孺子處
怨其以指乎

韓信初謁高帝登壇數語便欲裂地封侯厥後堅

拒蒯通厚酬漂母平生心事具見乃良平不援大義以告高帝徒躡足附耳開其疑隙良平之過也大臣急於順主所以缺經國之遠猷庶官巧於取名所以鮮脩職之實抱

人於居安時未知其安及濱危難始知是以君子居安慮危則庶乎免其危

先儒有曰人臣建策效計當原其心誠爲國耶策雖未就君子與之心不在國假善以濟其私功雖幸成君子不與

漢高帝踞洗見尺布旣而就舍皆王者之供帳嫚罵以辱趙將而隨以千戶封之先儒呂氏乃曰用不測之辱施不測之恩顛倒豪傑莫知端倪此帝所以能鼓舞一世也慈謂漢得天下率賴韓信彭越黥布之力而卒以誅夷其待功臣亦少恩矣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又難有禮

懷璧之子未必能宜人競親之者有惠人之資也

被褐之士身儉能施人皆疎之者無濟人之

具也

做人念頭重做官念頭輕則禍福不足動心做官念頭重做人念頭輕則毀譽常足隳志

勢利有時銷歇天地無時泯沒何趨勢利者衆存
天理者寡

爵祿之崇卑國之所以榮辱士士不可以此榮辱
其身

近世諂瀆成風士氣卑陋勢之所在則望風拜塵
心有所求則俛首喪魄下以此事上上以此責下
上下交相諂瀆士風喪矣

宦情太濃則歸時過不得生趣太濃則死時過不
得

做官當如將軍對敵做人當如處子防身將軍失

機則一敗塗地處失節則萬事瓦裂

處貴而驕敗之端也處富而奢衰之始也去驕懲
奢其惟恭儉乎

君子之仕也官不擇崇卑行吾志而已事不擇難
易盡吾職而已或從容於尊俎或經營於四方隨
其所遇皆足以樹勳當時垂聲後世

仕之溺人猶水之溺人水之溺人人知避之仕之
溺人竄名潰節相繼於前不惟不知避反濡足蹇
裳以就之孟子所謂載胥及溺者也

爲民父母者苟利於己不顧害切於民求己之名

不計事無益於實此民所以日困世所以不治
人言破家縣令滅門刺史強宗豪右常誦此言庶
不作姦犯科縣令刺史不可自存此心庶免罔民
虐下

范甯嘗謂王弼何晏罪深桀紂蔑棄典文幽沉仁
義游詞浮說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
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
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豈能迴百姓之視聽
哉故吾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
小迷衆之罪大

邇來士風澆薄侈靡浮蕩大抵富貴功利之習糊
人心目如處豐蔀中舉眼皆蔀是以迷惑顛倒莫
知抵止非先知先覺者孰能出之溷穢轉之清流

國家以經術造士其法正矣但士之所以自求於
經者淺也不務實造於理而徒務取給於文文雖
工術不正而行與業隨之矣

今之仕者重進士之科得者侈然若有餘不得者
歉然若不足由君子觀之直如博者之於梟有幸
不幸耳士顧以是自爲輕重世亦從而輕重之非
惑歟

柳玘戒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立身行已一有所失則得罪重於他人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疵纖失衆皆指之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爾

衣冠之族以清白遺世爲本務要恬穆省事凡貪戾刻薄之夫皆不宜與之相接

君子德優於才或事不能舉訟不能聽小人才優於德或見事風生片言獄無才者其殃民淺有才者其殃民深

崔玄暉母盧氏曰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今則悉入私帑矣程子曰閭閻小民得一衣食必先父母今則先妻子矣此皆風俗之寢下者今且不能及况其善者乎

處妻妾貴和而敬御僕隸貴慈而莊

夫衣食之源本廣而人每營營苟苟以狹其生逍遙之路甚長而人每波波急急以促其死

治人者必先自治責人者必先自責成人者必先自成傳曰惟無瑕者可以戮人

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

是君劉伯溫詠梁山泊分賊臺詩云突兀高臺累
土成人言暴客此分羸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
山獨擅名元末貪吏亦唐之比乎漢書云吏皆虎
而冠史記云此皆劫盜而不操戈矛者也皆此
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其無也不在臨如臨則
已晚矣

柳宗元告薛存義云吏於土者民之役也非以役
民也蓋賤氓傭諸人一且而已士傭於官者寵以
章服逸以車馬饌以廩以居以潭邃從以卒隸輿
臺乃漁焉獵焉草菅然也雉焉民之役也固如是

小人專望人恩恩過不感君子不輕受人恩受則
難忘

盧坦云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
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
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

柳世隆云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亦不才將爲爭
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陸慧曉云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
置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

晉欒書郤芮之後淪於輿皂唐房玄齡杜如晦子

孫至操觚而乞門第高可畏不可恃誠哉是也
韓退之二子縮袞皆擢第袞爲狀元退之名若山
斗而世不知有狀元袞者以此知科名不足也
陳秀公以丞相治第極爲闊壯宅成疾甚惟肩輿
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脩不得賣
不得

世人盡好高堂華服不知堂愈高則去頭愈遠服
愈華則去身愈外故布袍容膝儘有得處

林助云人有殘縑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寶售
之必千金至目與真景會曾不涉趣無乃貴僞而
賤真耶今世俗好名墨而多獲贖本卒至敗家又
其甚矣

蘇子曰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好於人皆物
之病也

古之學者爲己其仕必爲人今之學者爲人其仕
必爲己學者爲人天下無實學仕者爲己天下無
善政

范文正公曰言欲遜遜免禍行欲嚴嚴遠侮人能
三復而力行則內不失己外不失人庶幾君子
古人帶經而耕負薪而誦今人餽食煖衣自暇自

逸者何衆古人聚螢映雪卷舒節編今人明窓淨
儿玩時愒日者何衆古人負笈從師不遠千里今
人賢父兄教之不從或間里有賢師友而不知親
者何衆

文天祥少游廬陵忠節祠欣然曰死不俎豆其
間非夫也後果以精忠大節著是以人貴感發興
起

倪文節公云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
詩書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受家業則忘勤儉
盧毓云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得常士常士畏教

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

振饑者與以徑寸之珠訖若與以一簞之食拯溺
者與以方寸之玉訖若與以一葉之匏

曾中丞銑欲復河套雖過於擔當要之可矜不可
廢可獎不可殺臺省無一人敢言何也秦殺二十
九人猶有茅焦不意當代謹言如此

余同年呂涇野嘗言御史有九病見善忘舉者妬
知惡不劾者比依違是非者譎借公行私者佞意
存覬覦者狡懼禍結舌者偷指摘疑似者刻怒人
傲已蓋其所長而論者忿喜人奔競護其所短而

薦者貪惟開誠布公九病可勿藥而愈

君子不以已所能者病人不以人所不能者

愧人

捏造歌謠不惟不當作亦不當聽徒損心術長浮風耳

鄉飲酒禮乃國家之盛典近世視爲貨市登請索輿馬之費相接有贄見之儀宴畢計酬謝之禮一餐入腹囊金盡空進登几筵出遭唾罵本是榮舉反見窘辱不肖者重賄藉榮賢者聞風遠遜

凡人夢富貴則喜夢貧賤則憂夢中之憂喜宜也及其惺猶皇皇然卜吉凶焉夫以惺時之富貴貧賤而皇皇卜之於夢何耶必破惺夢之關者庶超於富貴貧賤之外

無基厚墉圯傾立至器小受鉅覆滿隨因

富貴功名上者以道德享之其次以功業當之又其次以學問識見駕馭之其下不取辱則取禍君子易疎而難親不惟小人畏之雖君子亦或遠之小人易親而難疎不惟小人比之雖君子亦或近之惟仁人能辯之而不可眩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也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能遠之

如蛇蝎庶乎淨宅之法

於有事時求無事於有過中求無過此盛世之事
於無事時要求有事於無過中要求有過此衰世
之事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行一事而損終身之福切
須檢點

泛交則多費多費則多營多營則多求多求則多辱
翟公曰一死一生乃一交情與生死富貴貧賤而
更者世俗之交情不與生死富貴貧賤而更者士
君子之交誼

好譽者常謗人市恩者常奪人其傾危一也

邵文莊公曰人當爲真士夫不當爲假道學今之
爲道學者不過假是名以覆短駭俗耳其誰信

人知忠孝節義之有報則人倫篤矣知殺生之有
報則暴殄弭矣知冤對之有報則世讐解矣知貪
謀之有報則併吞者惕矣知功名之前定則奔競
者息矣知婚姻之前定則踰牆相從者寡矣

羅仲素云人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到處可憎終日
落嗔火坑墮中如何得出故每事自反真一帖清
涼散也

近世風俗寢薄而士習益變曲踈爲恭厚貌爲信
喜怒相疑愚智相欺誕謾以言而險德以行士處
此世如入百戲之場耳目眩惑安望其能砥行立
名以風夫稱士者

元元貞二年雙燕巢於燕人湯佐宅一夕家人舉
燈照蝎驚墮猫食之雌彷彿悲鳴不已朝夕守巢
哺諸雛成翼而去明年來復巢舊巢人視巢有二
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則抱昔之殼爾自是去來凡
幾載人目爲貞燕

成化六年淮安鹽城大蹤湖漁人見鴛鴦交飛獲
其雄烹之雌戀戀飛鳴竟投沸湯中而死漁人棄
羹不食人稱之曰烈鴛

嘉靖丙戌余入 覲歸阻風白洋河有二鶴巢於
樹巔同行毬幕舟子孫連射其一取四卵其一飛
繞哀鳴復射之後至鄱陽湖孫被賊殺投屍水中
余感其事爲賦詩云石尤風阻客歸期水遠天長
欲渡遲差可林高容鶴集那因巢破使人悲雕弧
已落雲邊羽驚夢猶楸月下枝精衛謾云填海去
啣環黃雀是當時

鷹鷂取弱禽回翔而集不顧遇兔蓋其欲既足

遂止乃人縱欲無厭囊橐既盈猶日營營是又鷹
鷂之不如也

梟謂鳩曰鄉人皆惡我鳴我欲東徙以辭于鳩曰
子能更鳴乎曰不能然則東人亦惡子之聲矣然
梟聲難變而人之惡行可改鳩爲梟計欲其更鳴
吾爲人計欲其去惡

導儒

蒙金以砂銅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淵夜光之
珍以領驪龍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余意文章亦
然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在己則觸境皆仁雖毀譽榮
辱之來非獨不動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
若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皇皇於外何以爲學
故老子曰強其骨弱其腹
讀書不獨變人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理義收攝
故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學何患曰患一蹴有竹焉穿林
破土一蹴而至其杪豈不速哉無可爲復矣又問
曰學何以日以漸有不焉曰一毫月一寸歷數十
年而後干霄蔽日豈不遲哉其進未已矣

莊子云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撮

安期羨門不可見神僊之名存屈宋班馬不可見

文章之名存然則文章與神僊相為永世者故曰

富貴有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

晏子曰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

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曾見賢人君子而歸乃猶然故吾者其識趣可知

矣

孔子以齊景公與伯夷叔齊較量最是提省人心

學者於義利緊關處心力研析使不為一切俗情

所轉庶幾有首陽之意

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宓子賤帶弦以自急人能

改身之恒斯為天下名士

君子稱人之善而非譽也折人之過而非毀也欲

其勸善而改過也小人不然善則忌之過則揚

賢人之言未必可盡信愚人之言未必可盡棄賢

人或有為而言之愚人或千慮而一得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不說士

大夫獨拈民之一字却有味

張曜云左氏之書備叙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

可以庶幾非欲詆訶古人得失也

凡人未讀盡天下書不可輕議古人然真能讀盡天下書者益知古人不可輕議後生哢哢只坐胸中書少耳

訓格之言不得暫捨可以鏤於骨書於紳染於神薰於識所以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申椒一言范獻子賤萬畝之田而貴舟人片說

學必講而後明然必下學人事乃上達天理若只談性命道德良知靜坐口堯舜而行盜蹠何異口頭禪耶

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夭失身之謂無後

劉向外傳云上元夜人皆游賞向獨在家讀書太乙神以青藜照向

功名富貴之於人如飄風過耳浮雲過目玩弄未幾而溘焉以去自古及今消沉磨滅何可勝數孰如道德功業之可以垂諸不朽哉

史記以弘邁爲格而其中未嘗不約束左氏以約束爲體而其中未嘗不弘邁此冠古異才人何可及

漢趙嘉與兄子書曰大丈夫遁無筭山之操仕無伊周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圓石於吾墓門側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吉有志無時命也柰何

荀子曰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斯不易之倫也

緩行徐言不可遽謂有德之士多能辦事不可遽謂有才之人

語云士脩之於家而壞之天子之庭亦曾有脩處今不過算計功名而已豈讀書亦壞心術者耶

不好名者斯不好利好名者好利之尤者也

君子不可有世俗之情然亦不可不知世俗之情有世俗之情則不能處已不知世俗之情則不能處人

騏驥不遺能於伯樂良寶不藏耀於下和是以輝光夜射價連秦趙飛駟絕影終朝千里物尚有之士亦宜然

文莫盛於退之文體則變詩莫盛於子美詩體則變文必以六經爲準秦漢次之詩必以三百篇爲準漢魏次之舍是雖工猶爲棄源尋委舍根培枝

况未工者乎

韓退之云化當世莫若口信來世莫若書噫此可爲知者道也

讀書必先從理從理則學達書言也理心也是故得心則忘言

作字者貴摹古不摹古猶木之無本水之無源也

又貴於忘古不忘古縱筆筆相肖祇字之奴耳

文有二病模倣多則牽合而傷跡結構易則麤縱而弗工

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灑掃云經師易獲人師難

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昔人云見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又云見魯仲連

李太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此二者亦須於自家

體貼

嚴君平賣卜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弟

言依於弟今之士大夫講道學者不可不味

此意

古人爲學初時卽留心天下在行己之志所以皆

有實用如宋時學者未出仕卽學兵法蓋以復讐

爲念近日進士觀政尚不肯理會天下事所以今

不逮古

陶靖節之乞食而詠邵康節之微醺而吟非有所自得者能若是乎

康節先生隱居博學尤精於易輒能前知其始學之時睡不施枕者三十年先哲苦心如此

溫公謂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書當知寶惜吾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

爲學以變化氣質爲先氣質清明者口多易言身多易動宜變而爲渾厚氣質沉澁者當言或默當動或靜宜變而爲高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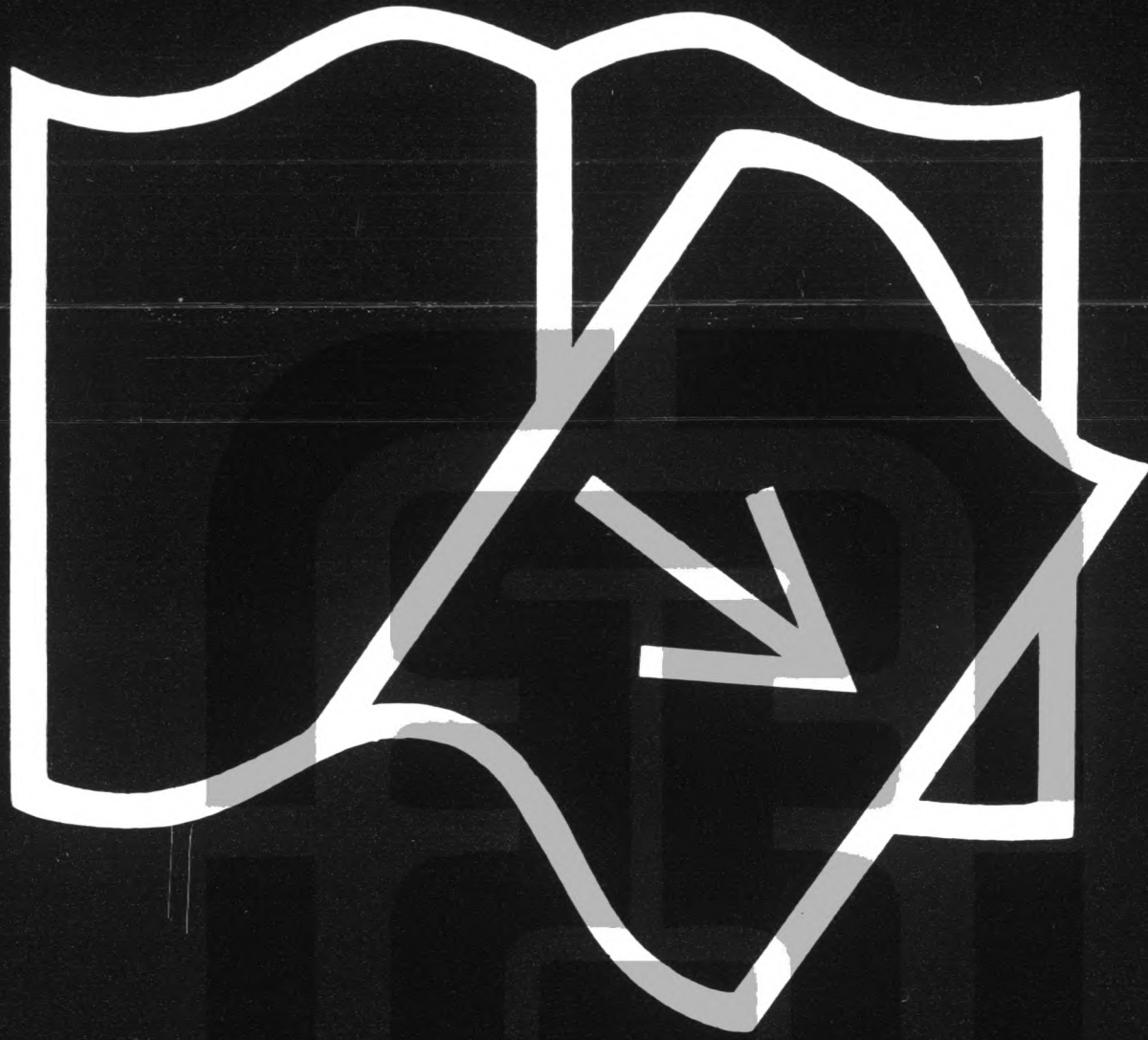
黃山谷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獨有書可醫胸中俗氣

王君大曰能觀千劍則能曉劍諺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司馬光生平無不可對人言者只一語了却生

程門文字不脫訓詁家風蘇門文字不脫縱橫氣象程之訓詁理皆切實然無象外之玄蘇之縱橫勢含飛動然長狙詐之習

文章有五經左史若只以時代歐蘇韓柳論覺千古文字寂寥李北地曰西京而下無文矣豈橋舉



P31

當世乎余以文章關氣運詞人如候蟲秋氣蕭條
何能復發春鳥之鳴

陸游讀御製蘇軾贊有曰手抉雲漢幹造化機氣
高天下乃克之爲信乎文章功業直以氣勝之

學者採子史不循經典掇華菁不究根芽騰口說
不畧踐履競圓融不厲廉介此亦今之大弊也

薛子曰失心之言荒以肆無檢故也怠行之言易
而罔不試故也

內不足者一言一行便生得色以有餘者掀天蓋

世視若浮雲

許雲邨貽謀

鹽邑志林第二十七帙

鄭端胤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治家先分嚴而後教行家人所以吉嗃嗃吝嘻嘻也

大宗祠堂子孫水木本源之地謁必恭肅朔望俗節同門

內外祭必誠敬分至忌辰合小宗如或苟且怠玩長幼

自非先人肖子禮成會餞子孫過三十人敦親睦

議贍卹講治生程教子勸善規過絕毋齒及一切

人過惡陰私

大宗子有君道合宗親疎長幼皆宜依向推崇匡
導衛翊吉凶必咨宴會必先百世永敦強幹弱枝
之義宗子尤當爲世祀家聲自重強學厲行動必
由禮抗顏守則以倡宗人

古者教道賢豫今來教子宜目胎教始婦妊子者
戒過飽戒多睡戒暴怒戒房慾戒跛倚戒食辛熱
及野味宜聽古詩宜聞鼓琴宜道嘉言善行宜閱
賢孝節義圖畫宜勞逸以節動止以禮則生子形
容端雅氣質中和及嬰孩懷抱毋太飽煖寧稍饑

寒則助骨堅凝氣岸精爽毋飾金銀珠玉綺繡以
導衒侈以召戕賊及能言能行能食時良知端倪
發見便防放逸故孔子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言常
教毋誑行常教後長食常教讓美取惡衣常教習
安布素禁羨華麗及就傳時知慧日長須防誘溺
慎擇嚴正童子師檢約以誨掃應對進退儀節勿
應虛文故事一皆身教躬習倡之俾自有樂然趨
命躍然代勞意

教子弟必慎擇師友待師友當備盡誠敬賢達遠
必資遣遊從近令恭勤延訪後生常親禮法士熟

聞道義言漸染薰蒸日與之化忽不自知其入於
高明矣非類交游痛懲嚴禁

生子質敏才俊可憂勿喜便思豫加檢防痛抑文
藝辨給祇令學禮讀書陶習謙晦慎厚性情禁絕
浮誇傲誕者游處如此十許年度成美器否則取
禍及親可懼之患非一

士幼而績學業以堯舜君民為志壯而入仕固當
不論崇卑一以廉恕忠勤報國安民為職持此黜
謫何愧如或貪酷阿縱負國守家貴顯祇重罪愆
合宗告祠削譜勿齒於族

子弟性資拙鈍莫將舉業久擔早令練達公私自
務大都教子正是要渠做好人不是定要渠做好
官農桑本務商賈末業書畫醫卜皆可食力資身
人有常業則富不暇為非貧不至失節但皆不可
不學以延讀書種子惟不可入僧道不可作書筆
手毋充門隸毋作媒人毋作中保人毋為贅壻毋
後異姓

男女議婚須及壻婦成童上下擬人品於其家法
占性行於其父母兄弟凡屬刑殘亂逆勢要富豪
世有惡疾者勿議儒素衣冠量宜成約惟盡禮毋

徇俗毋論財

婦來三月內女生八歲外授讀以教列女傳使知婦道然勿令工筆札學詞章

男十歲勿內宿女七歲勿外出

凡子事父老必立侍暑必具衣事諸父未冠婚勿侍坐蓋父子分不可狎狎則慢然恩不可簡簡則疎閨門之內肅如爾懇如爾

主婦職在中饋烹飪必親米鹽必課勿離竈前女婦日守閨閻躬習紡織至老勿亦內門下及侍女亦同約束如有恣性越禮遊山上塚賽神燒香街

露體面殊非士族家法子孫必泣諫之父兄丈夫必痛遏之

家人離多由婦人婦人離多由黠婢婦勿聽婢語男勿惑婦言雍睦其可以漸敦已夫

毋養幼婦毋贅女婿

妾有無子女勿容持家事掌家財

僕婢傳言出入內門年及十二更以少者尼媪牙媒婆唱詞婦穢行隣婦勿容入室

吾家書生門戶世無大富貴抑思神害過盈物忌太盛後人婚姻不可慕勢利仕宦不得過金紫才

過便思引退奴婢毋出百人良田勿踰十頃畜財
及萬以擬吉凶緩急不啻此以義散其餘不及此
勿以非義求其足

諺有之曰富貴怕見開花此語殊有意味言已開
則謝適可喜正可懼爾今有方值豐亨便生驕溢
喜筵慶賞過飾婚喪伎樂聲空沸騰傾動僕器服
食珍麗整齊勝絕鄉邦光映門戶蓋是謂已夫無
德富貴謂之不祥宜急懼思何暇誇侈其他凡屬
逞衒咸此類耳子孫有是真惡消息亟加斂抑差
緩敗傾又若約而爲泰上屈舉下贏則旦夕覆亾之

道也

內外服食淡素恒存儒酸氣味在常服葛苧卉褐
土絹綿紬非婚祭公朝不衣羅紈綺縠常食早晚
菜粥午食一般非賓祭老病不舉酒不重肉少未
成業酒毋入唇絲毋掛身

器用但取堅整舟輿鞍轡但致遠重勿就雕巧絢
麗以乖素風

祖傳琴書故物慎勿輕視奸貪人

病求良醫毋計小費遠勞而輕遺體地訪精術毋

惑星卦尅應而貽隱禍

精術鮮按書而卜筮決之

平居寡慾養身臨大節當達生委命治生量入節用狗大義當芥視千金之產

以吝爲儉以刻爲嚴以諂爲讓以傲情爲厚重以

儇黠爲聰明以關茸爲寬大何啻千里

暴慢危親于謁辱身誇已長可恥幸人災不仁能忍事乃濟有容德乃大古言大丈夫當容人毋爲人所容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達識名言書紳顧諟可也

韓魏公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處之以和事無不濟試思處事著力全不在面皮上

歌舞俳優鷹犬蟲豸

鸚鵡鴉鵲鷓鴣雞促織之類

劇戲煙火一切

禁絕雖樂賓怡老娛病亦永勿用以杜賭博姦盜爭訟焚蕩之隙且防小子眩惑耳目蠱蕩志習荒廢學業後患猶未易殫言

家有好賭好淫好酒好燒煉黃白好造作風水好妖妄技術好好奸欺書算好逞勢專利好狠鬪健訟好交結官府好競勝土木凡喪德敗家者家長先痛絕其端於長泣諫於少切責務須委曲開喻誠惻感動

嫺親饋遺歲只一往渠來亦只一受再必卻之慶

弔有事勿拘

親舊假貸須只量力捐助以盡吾心勿出本圖利以生後隙孤嫠婚喪誣枉困甚者尤必憮惻援濟然涼約而矯情市名豐餘而觀釁嗇施皆非理也但能施慎毋德色爲鄙丈夫

燕會親賓物意務必雅潔慙慙致其誠敬然勿固強以酒使之失言喪儀成疾侮薄孰甚焉歡洽勸

侑則令子姓考鐘鼓歌古詩爲樂

取古詩意義與時事倫類如七

月鹿鳴棠棣伐木車牽賓筵之類及漢魏以來性情之正者

近世淫聲悉屏不

用於凡嘉事皆然

毋以小嫌而疎至親毋以新怨而忘舊恩

隣里歲時饋燕急難貸卹必洽歡盡誠

秋成穀賤量家餘力糴若干石別儲遇歉時價

糴存糴本以羨貸鄉鄰之饑乏者券約豐償免息

連歉則展期候豐不費之惠也

寧人欺毋欺人寧人負毋負人

衰榮無常彼此更共本由天運如此富貴在我何

足驕在人何可妬妬與競於彼何損徒自壞心術

長過惡耳若夫處世爲大丈夫造道爲聖賢此則

由我不可讓人性均一天也當思與人同歸於善

情均一人也當思使人同遂其欲德與人同福與人同
人同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范希文先憂後樂允矣
聖賢之徒與

古稱三家村亦有小人當思處之之道只勿與校而漸以理屈之張子韶謂與小人居常自檢點司馬溫公曰君子所以感人其惟誠乎范文正公曰言欲遜遜免禍行欲巖巖遠侮皆當三復力行善作家者閉門而爲生之具足

古稱受恩多難立朝居鄉亦難立身要須勤儉資身以免求人至於子弟但未冠婚成材勿容一錢

尺帛以慣浪費

梭山陸先生曰古制國用期九年餘三年之食今家計亦當量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每歲約計耕桑藝畜佃租所入除糧差種器酒醋油醬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爲水旱不虞專存米穀逐年增倉七分均十二月有閏加一取一月約三十分日用其一親賓飲饌子弟紙筆先生

束脩幹事奴僕衣費皆取諸其中

可餘不可盡用七爲中五欠爲

齋計餘置籍以供裘葛修墻屋備鑿藥克慶弔時節饋遺又餘周族隣賑貧賢卹孤嫠給佃人修橋

梁諸義事

餘多恐漸富人
侈陷於罪過矣

若產少用廣但當一味

節嗇不可侵用次日之物多難補漸至困急諸如

前所云一切不講免致于求親舊以增過失責望

故素以生怨尤負諱通借以招恥辱所謂存十之

三分者不能則存二分不能則存一分又不能則

苦身節用稍存贏餘然後家可長久不然一旦不

虞必遂破家矣所謂一切不講者非絕其事但不

能以財為禮耳如弔喪則先往後罷為助賓客則

煮茗清談而已奉親最重也啜菽飲水盡其歡送

終最大也斂手足形還塋懸棺而封祭祀最嚴也

蔬食菜羹致其敬凡事皆然則理何歉我何愧而

家可永保矣夫

男勝耕悉課農圃主人身倡之女勝機悉課蠶織

主婦身先之風土氣候必乘種性異宜必審種植

耕耨必深沃瘠培灌必稱芟草土蟲必數壅漑修

剪必當必時程督必詳勤惰必究此民生第一務

周人王業肇基於此桑柘果蔬此畜擇人分任置

籍計功務課日益怠必罰廢則而之

田地近凶狡人亟須托故易之此田接畛却毋設

心計取

戶毋受寄田地至戒但力已業及時輸官昔人非
田畜所生不衣食賦稅未輸不寬樂厲志畏法所
當師也

埋沒糧稅利已損人隱慝遺患三怒神譴必積餘

殃吾有所試矣戒之禁之

逋租及時勤索勿致過時起息

出責一券毋過十金收息一年一過三分

毋受投獻子女物產

蠹家莫甚冗食家眾勿容游手別家有僕婢雖供給

使令者有課視專職者量減分數職耳童男女十許

歲度力分授雜牧掃績毋令惰曠期於各食其力

此人理當然亦天道宜爾

過房未配男女給夏衣帳不過四月望給冬衣被

絮不過十月朔祇禦寒暑禁飾鮮擢

家眾訓習馴謹絕毋容怙挾亢侮一應人

毋教家人一切手藝

僕婢罪非姦盜杖責毋至二十狡悍難制者宜卽

放絕亦毋嚴刑

一應臧獲亦人子也宜常恤其饑寒節其勞苦療

其疾痛時其配偶情通如父子勢應如臂指我則

廣吾仁心而彼自竭其情力矣

劉忠宣公曰事上使下皆當主之以誠行之以恕

怨體其情而誠以動之將無一人不可感無事不可

為

歲暮合族祭畢而餞

始祖以下祧王畢陳大宗所屬內外戚在外餞於明德堂

內餞於閑志堂世遠族繁家奉一牲來助貧者勿拘長者命少者讀則一通

眾立聽畢序坐守身持家有不如則者眾相規警

已亟懲艾猶可圖善其後否則其蹈顛覆徒費話

言安事家則者也夫

家傳田地山林界限

總立產簿

戶籍稅糧數目

每遇大造黃冊

定須王親自細檢收除數目真的雖年幼子弟不可全托況於他姓下人完將黃冊日徵底數每

年官府派數須托周知精曉立心公正者不拘內外一人因時訪問稽查租債銀米雜

貨廩藏積貯

遞年總立家儲簿各項分立前件簿

賓師官府婚喪修

造費用應酬機宜輕重緩急

每年立家用簿

皆須主人心

目一一經歷酌量延訪處置幫以親信誠慎

族子或

義一人主人定須每月之晦親自查算一番稽考

關防勿令幼子專擅勿容內人于預若夫世業書

藝耕織素有定規略具家則但一應子孫家眾必

須主人禁其交結官府包攬錢糧此迺破家辱先

之根雖貧至乞食亦莫為此至戒至戒此主人一

身切要之職也

許雲邨始謀終

董漢陽碧里雜存上

鹽邑志林第二十八帙

鄭端胤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甲辰

按邵子皇極經世斷自陶唐甲辰年即位爲始我
國家萬載無疆之歷自洪武元年戊申即位至三
十一年戊寅建文元年己卯至四年壬午永樂元
年癸未至二十二年甲辰洪熙元年乙巳宣德元
年丙午至十年乙卯正統元年丙辰至十四年己

已景泰元年庚午至七年丙子天順元年丁丑至八年甲申成化元年乙酉二十年甲辰至二十三年丁未弘治元年戊申至十八年乙丑正德元年丙寅至十六年辛巳嘉靖元年壬午至二十三年甲辰蓋自戊申迄茲三歷甲辰一百七十七年計自陶唐至此共六十五甲辰整三千九百歲也至嘉靖一百四十七年滿四千歲

梅梢

梅梢者我聖祖高皇帝鏖戰鄱湖時御舟黃帽也吳人謂舟子爲梢子其人梅姓云時聖祖御

舵樓指麾將士適僞漢有舉流矢相向者梅梢偶見之急撤御座甫倒於舟中而流矢及矣利害在毫忽間比之沛公傷胷捫足福孰隆耶登極後大封已畢獨不及梢時梢老病家居目已失明時時自數無敢爲之言者他日候郊天駕回梢令其孫扶之路傍大呼曰皇帝忘梅梢乎上大驚曰朕忘之矣即日厚加錫予以其孫尚公主云余聞諸江寧父老如此鄱湖之鏖也僞漢兵力甚盛我師小却友諒推篷四顧志得氣驕二女子捧銀盆具悅以進澡手未畢我郭英者發一矢中之貫

晴及顛而死于理昇屍遁去遂大克捷乃知帝王
有真信天命也英字子興先用其策兩以火攻偽
漢有大功封郟國公謚宣武

滿江紅

我 聖祖居和陽時欲圖集慶遂與徐公達間行
買舟以覘江南虛實至江口適值歲除呼舟人無
肯應者有貧叟夫婦二人舟尤小欣然納之曰天
晚矣明當早渡且進雞酒具黍情甚真厥明發舟
老叟舉棹口中打號子曰聖天子六龍護駕大將
軍八面威風 聖祖元旦得此吉語喜甚與中山
躡足相慶登極後訪得之無子官其姪并封其舟
而朱之以故迄今江中渡船皆謂之滿江紅云

千里草

高皇帝初作 孝陵於鍾山之陽因山多鹿禁人
捕獵而設孝陵衛於山下特置牧馬千戶所蓋取
義鹿馬欲其蕃息耳所既置矣尚虛典守之職他
日因微行至陵所歸途遇雨偶於民家門屋下憩
焉問其何姓曰董氏也 聖意遂注曰千里草馬
所宜也即拜其人爲千戶以典斯牧至今子孫世
掌所印不得而易墻門每壞官府輒爲之修云

彭友信

彭友信者攸人也歲貢至京一日 聖祖微行途中相值忽見虹霓 聖祖口占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鸞輦出萬里長空駕彩橋 上異之相約明日會於竹橋同早朝明日彭果往候久不至遂失朝已而宣入喜曰有學有行君子也以爲北平布政使

賢人心肝

南京國子監生常課之外別有進呈文字謂之進呈冊余初直以爲供 御覽耳後揆歷尚寶司事

見一室中克棟皆進呈冊也詢諸同事者曰子不知其用乎昔我 聖祖初造寶鈔屢不成將戮工匠匠懼乃妄奏云前代造鈔皆取賢人心肝用於內然後成耳 上將信之人以語於 高皇后馬氏欲於文臣內從事后即啓曰以妾觀之今秀才們所作文章即是賢人心肝用之足矣焉用殺上悅即於本監取而用之鈔遂成因有進呈冊永以爲例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古戰場

南京國子監在覆舟山之陽晉宋以來古戰場也

多鬼物人不敢行 聖祖既定都即其地爲太學
以鎮之氣象宏大旣成下令敢有婦女入門者斬
趾蓋欲絕陰類耳 高皇后聞其壯麗欲觀之

上曰不可是不信也遂於雞鳴山東麓緣崖開道
俾后自上望之今石磴猶存焉立法甚嚴敢有誹
謗師長者梟首相傳皆云頭門檻下官一員日晷
柱下官一員皆當時生理者正義堂西三班第一
卓第一位至今無人敢坐云昔有孝子因母病危
欲面訣告歸不得遂自刳其肝而死於此六堂之
後別朔光哲堂以處四夷子弟遊太學者凡八九

千人會饌食鍋二皆徑可八九尺寬深猶鉅鐘焉
或云後因墮一膳夫於內蒸死遂廢會饌砌浴賢
池銅爲之底引後湖水徑其中南出俾諸生澡雪
又置水磨運機作麩以食諸生今河流幾絕磨盤
巋然尚存徒想當時秦淮水勢而已東南號房一
帶即昔之校尉營 聖祖置校尉於此使檢察士
類以故士風克一無敢有顏異之愆者立積分之
法監生每考以朱墨爲優劣滿七百圈而後選官
出監速者十餘年遠者二十餘年多有白首老死
不得出監者朝出歷事暮復歸監與今之事體絕

不相似矣

舊內

南京舊內在今應天府之左 高皇帝建大內宮殿既成遷居之舊內虛焉他日召中山王飲樂甚即以是第賜之中山拜謝而出 上乃夜命工作匾刻舊內之門四字厥明將往懸之未及行而中山辭表至矣 上悅今其前門所揭匾是也中山之純謹而機警如此

沈萬三秀

沈萬三秀者故集慶富家也貲鉅萬萬田產徧吳下余在白下聞之故老云今之會同館即秀之故基也 太祖高皇帝嘗於月朔召秀以洪武錢一文與之曰煩汝爲我生利只以一月爲期初二日起至三十日止每日取一對合秀忻然拜命出而籌之始知其難矣蓋該錢五萬三千六百八十七萬零九百一十二文今按洪武錢每一百六十文重一斤則一萬六千文爲一石以石計之亦該錢三萬三千五百五十四石四十三斤零沈雖富豈能遽辦此哉 聖祖緣是利息只以三分爲率年月雖多不得過一本一利著於律令者此也沈萬

三秀不知其名蓋國初鉅富者謂之萬戶三秀者國初每縣分人爲五等曰哥曰畸曰郎曰官曰秀哥最下秀最上洪武初家給戶由一紙以此爲第而每等之中又各有等沈乃秀之三者也至今民俗尚有郎不郎秀不秀之諺云

寶誌公

寶誌公蕭梁時神僧也余嘗於雞鳴山塔中睹其塑像臘高貌古筋骨皆露儼如生人非今之匠工所能爲也詢於故老告余曰今之孝陵即誌公之瘞所也瘞傍原有八功德水泉脉其美誠意伯奏改葬之乃見二大缶對合啓之端坐於內髮被體指繞腰矣瘞旣遷而水亦隨往 聖祖異焉勅建靈谷寺賜之庄田甚廣仍迎其像以歸建塔居之命太常歲祭行楮笏之禮焉

孫蕢

孫蕢字仲衍號西菴五羊人爲翰林典籍無書不讀詩高古坐爲藍玉題畫誅臨刑口占曰鼉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死後太祖聞知此詩曰有如此好詩不覆奏何也併誅監斬者又訪附馬不遇題壁云踏青附馬未還家

公主傳宣坐賜茶十二闌于春似海隔窓閒殺碧
桃花

青蘿祠

宋潛溪太史乞歸時 御製詩二句餞之云白下
開樽話別離知君此後迹應稀太史續之云臣身
願作衡陽鴈一度秋風一度歸 上悅賜白金緡
幣文綺曰與汝作百歲衣也自是歲一來朝後子
燧被誅乃諱迹焉 上命使者取其鐵券太史無
所慰勞但云吾用鐵券何爲使者歸奏之震怒賜
誅因鍊刀於金華五日未成決懿文太子驚聞赴

水 上馳詔赦之謫戍於蜀終焉夫人葬於青蘿
山以太史衣冠配之山陰王琬題其祠云乞恩曾
許下鸞坡魚水雲龍竟若何一代文章周禮樂百
年盟誓漢山河秋風歸鴈衡陽少夜月啼鵑劍外
多回首故園何處所蕭蕭遺像守青蘿

建文君

白下故老爲余談建文舊事云建文君人皆言其
自焚非也實逃也蓋其初誕時以月晦日生 聖
祖聞之不怡詔免稱賀髫年時 聖祖夜夢內庭
左右楹柱有黑白二龍繞之而鬪左黑者勝明日

偶見燕邸與皇太孫各抱一柱而嬉燕邸左焉
 聖心固已疑之稍長因閱御馬出一對句試之曰
 風吹馬尾千條線太孫對曰雨濕羊毛一片氈燕
 邸曰日照龍鱗萬點金 聖心益異之蓋真氣驚
 人固非凡矣 聖祖已知天命乃封鎖一篋密召
 太孫諭之曰汝他日遇有大難垂死之際方許開
 視雖有小災不可開也壬午歲靖難師至乃開篋
 有僧衣帽一副度牒一紙剃刀一具而已遂夜削
 髮縱火焚宮從大隧中出而去有司以自焚奏此
 其順天知命見機保身不忍以土地殺人隱德可

嘉也至正統中雲南布政使司有老僧華顛杖錫
 從甬道入至堂南面而立曰吾即建文帝也今吾
 年八十彼已傳四朝事既定矣吾有首丘之懷故
 欲歸耳汝等可為奏聞因袖出一詩云淪落西南
 四十秋歸來白髮已蒙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
 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
 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藩臣因奏送
 至京舊人皆物故無能辯其真偽有一老宦者曰
 吾能驗之請出左足觀焉持其踵悲慟蓋當時宮
 中侍浴見足底有黑子可識也 朝廷亦善處之

獲考終焉

星犯紫微

天心所眷默定於冥冥之中去留之機雖聖人不能測識而挽回按聖政記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庚申夜有星大如雞子尾末有光自天厨入紫微垣後有二小星隨之至積氣中沒 上以天象示變占北方當有警勅晉燕代遼寧趙六王曰驗之歷代天象若此者邊戍不寧徃徃必驗今天象與此正同不可不慎也其應雖非今歲然二三歲間灼有寇邊者宜令軍馬東西布列各守其地胡人南牧馬勢必盛自非機置深密晝夜熟筭孰能制之吾老矣難於籌邊爾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若不深思倘有失悞非惟貽朕之憂亦爾等安危之所係也噫 聖祖之憂勤惕勵者至矣豈知天命有在變不虛生玄象之應不在千里之外而在几席之下乎使覆瓿翁尚在必能知之然亦非人所能爲也

聽經樓

我 成祖文皇帝旣靖難即思所以導民於善乃於都城凡四達之衢必建一聽經樓每夜妙選高

僧於上諷講經義俾臣民咸席地而靜聽之既遷都百餘年後舊制盡失尚存其一於北門橋與十廟相近嘉靖初僧復新之雖歸然臨市然知者鮮也蓋我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質博通三教作養人材儒風旣盛禪學並興當時若姚廣孝訴哭隱泐季潭琦楚石諸僧皆高才博學與宋景濂沈士榮諸學士徃復論難各明其道而成祖繼之表章六經尊信朱子法嚴機新豪傑輩出雖異教之徒亦皆砥礪振作以自見無有蠢然游食以厲民者 聖母仁孝文皇后武寧王之女也精通內典

在燕邸時嘗夢白衣大士授以經一卷謂之曰汝他日當正位中宮誦此可以禦難夢中誦之一遍覺而書之凡數千言不遺一字遂命之曰觀音夢感經自製序文宣入大藏余嘗得而伏讀之潔淨精微深入三昧不減圓覺諸經信非神聖不能爲也後 聖母端坐而逝 獻陵嘗有御製記之云

碧峰

余昔於京師大興隆寺觀少師影堂即姚廣孝祠室也頂相一軸人物魁梧雄偉信豪傑哉聞諸其徒之老曰廣孝故元臣也元末削髮爲僧於蘇之

承天寺其兄碧峰長老戒行甚高洪武中徵天下高僧以輔諸王廣孝有用世之志將應詔碧峯苦勸止之不從既而佐成祖靖難遷都北京碧峰思之往訪焉既見厲聲訶責廣孝事之甚恭謹或有以其語聞於上者怒欲罪之以廣孝在未發乃勅廣孝公差於外始御鞫之具以實對無懼容上曰汝號碧峰必煮不爛者曰然命以甑蒸之經一日夕無傷也乃下之獄逾年而廣孝始還暇日從容以請上曰朕固忘之即命宣入至午門跣跌於地不肯入曰業緣盡矣又奚見爲雙玉筋自鼻中出長尺餘遂化去即命龕置禮葬西山仍命舉朝送殯後廣孝官至少師命之蓄髮還俗不從如其志卒與碧峰合葬西山云余又見上海士人談田謂余曰碧峰北行時戒其徒曰明年某月某日吾有大難汝等當於佛前圍坐各持楊枝水洒地誦大悲呪三日夜則可免矣慎無忘也其徒如戒果應蒸時云蓋在國初多有異人如周顛仙之類信非妄也廣孝配享廟庭聞近年已斥去之矣

石刻先祥

先師陽明公既平宸濠乃正德庚辰正月親書鏡
于廬山石壁其詞曰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宸
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
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
還救大戰鄱陽湖丁巳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是時
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
赫 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
歸孰敢窺竊式昭 皇靈天下已定嘉靖我邦國
凡百二十餘字越明年辛巳 武宗晏駕 今上
皇帝入繼大統又明年改元嘉靖先師石刻實先
兆焉長發其祥出於無心此何異漢之公孫病已
實天保之所在也

連子弩

高皇帝削平羣雄兵精器利有所謂襄陽砲者止
攻姑蘇一用餘不復事其製以木爲架圓石爲砲
重百餘斤發機用數十人激而上之入土七尺又
有連子弩者最爲利器天下既定即收藏之不以
示民己卯歲 毅皇帝幸南都得於內庫甚喜方
詔如式製造而權臣江彬者夜已私造數千張矣
不軌之志何如哉遂流傳於民間余嘗於江都見

之其製弩面有匣隨弦上下中藏十矢匣上有鐵
挽子挽匣使却則弦隨之內墮一矢於弩面及機
則茲發而矢徃復挽如前相繼連發盡十矢在剎
那間全不用力又不費工夫比之凡弩有十倍之
易也或曰諸葛武侯所遺云

本朝超越前代

程伊川謂宋家超越前代者五事余謂我朝超
越前代者畧言七事而一統之盛尤自古之所無
也是故漢呂臨朝唐武易姓趙宋雖多賢后猶有
垂簾之失國家歷九朝椒房不預政事內廷

甚正一也夷狄之患自漢以來和親致弊不知紀
極國家廓清驅逐之後遂絕其源大限甚明二
也人君即位謂之元年無再元之理其弊自漢文
帝始後代多因之至一君有十數元者無謂之甚
我朝列聖相承只以一元紀世老成正大無誇
侈變更之心三也黨錮之禍漢以之亡牛李洛蜀
何代無之國朝百八十年多士一心無復朋黨
四也古者名不偏諱臨文不諱惟致謹於君上之
前耳後世忌避太甚極爲可惡各晉肅而不舉進
士姓石昂而改呼右昂片言隻字無心獲罪者不

可勝舉 我朝惟進御合避外一切皆畧之士風
稍古五也前代殺人無忌雖平居盃酒之間動以
人命爲戲如王愷飲客日殺美人徐知誥鴆第貽
禍伶者其他快已欲復私讐雖當盛世漫無法度
我 聖祖在御先出五刑酷法後申大誥三編明
著律令使之趨避故雖位極人臣無敢專擅殺戮
太平全盛人有所恃而無恐六也前代皆有官妓
雖張禹大儒後堂女樂而謝安之風流杜牧之狂
狎縉紳以爲美談至於有宋士習稍還而此風不
變我朝一革遂盡始無寄猥之醜七也

金大節

金大節者吾邑澉浦鎮人也洪武初爲鄉老人國
初重老人之選必推年高有行者爲之天下官員
三年朝 覲則老人亦與焉大節之往覲也侵曉
出門行里許欲登廁有鬼自廁中出指大節曰此
人好一箇金肚皮忽不見大節甚憂怖曰此行必
腰斬矣旣入朝 上問曰今天下盜賊平否耆民
無敢答者獨大節抗聲曰捕獲已盡惟恐復生
上異之即擢爲知府果腰金云其居與余家鄰比
余兒時尚及見其孫名基者基死遂絕

賈萬戶

賈萬戶者名銘字文鼎元時海寧富家也儒業行藏悉載伊譜不能備錄劉伯溫先生未遇主時漫游海上嘗止於其家亦有意於銘也久之知其無成遂不言但爲之擇一牛眠地於尖山之麓興工之日文墨名士若山陰胡隆成崇德鮑恂等皆在座忽大風起吹金箔一片止其梁上伯溫曰汝家世世金帶與國同休後高皇帝龍興銘之子以汗馬功一於河南一於臨山衛各爲指揮子孫世襲迄今焉銘後壽至百有六歲晝寢夢更緋衣策

雄騎西徃遇一女子乘金碧輿侍從甚都出輿拜曰妾自月宮來送彭祖殯前之新塚即彭墓也公宜就觀之言畢而寤門外適報青田劉先生題壽山福海圖寄公爲壽其詞曰吾聞軒轅之國乃在大海之中央其不壽者八百歲壽者乃與天地同久長樓臺縹緲造雲漢赤日繞戶扶桑涼玉泉之水清以香瑤草之味如瓊漿洪厓有時來環珮聲琅琅鳳鳥自歌鸞爲舞青蜺連蜷白雲舉淋漓豹髓浮漂觴璀璨錯金盤薦鱗脯耳聞楚水泣英皇眼見商郊葬彭祖琪花生樹宵有光東風入律春茫

苾春苾苾樂無極青鶴夜夜月宮來廣寒嫦娥寄
消息銘覽畢曰夢與詩符吾將已矣越三日而卒

媼某

媼某者海寧衛前所軍士也景泰初鄧茂七者反
於台州媼某實從征焉戰敗被傷而逃自匿於積
屍之下夜半見燈火熒煌訶道而至乃一神官也
據簿點名驗屍至媼某曰此人乃板閘之數豈應
死此遂去天明逃回固無恙恒以告人後十餘年
運糧至淮安板閘墮水死焉本所千兵陶簡松告
余者媼音綽忘其名

牛舞

李西涯程篁墩二公在 英廟朝俱以神童薦時
程九歲李七齡耳 上面試之先出鶴鳴二字程
對以龍躍李對云牛舞 上命中使問曰牛如何
會舞對曰堯舜在上百獸率舞牛何獨不舞 上
大異之出對曰螃蜎一身鱗甲程對曰鳳凰遍體
文章李對曰蜘蛛滿腹絲綸 上曰此兒宰相器
也又出對云鵬翅高飛壓風雲於萬里程對曰鰲
頭獨佔依日月於九霄李對云龍顏端拱位天地
之兩間 皇情大悅即皆廩於翰林後李以天順

甲申二甲第一程以成化丙戌一甲第二程竟爲典試所累而李功名壽考終焉

南岳碑

南岳岫嶺山碑神禹治水告成之文也昌黎集中有千搜萬索之嘆則其湮沒久矣且岐陽石鼓退之尚以羲娥之遺爲孔子憾况此虞夏之書乎嘉靖丁酉余於白下新泉書院睹焉蓋甘泉宗伯刻之貞石譯以楷書然後可識凡七十七言始以承帝曰嗟終於鼠舞徵奔末有隸書帝禹刻二字想秦漢間人所增刻者亦佳甚蓋山崩得於碧雲峯下泯滅數千載一旦出我大明之世固爲是碑喜而重爲尼父憾云

承發房

余嘗於禮部承發房見壁間一詩不知何人作亦無題詳味之必蜀人有辦事者寄子之詩也雖雜之少陵集中亦不能辯人品其可以資格論哉錄其詩曰骨骼今年異衣裳昔日殊讀書須努力寫字莫胡塗白水翻三峽青山出兩都吾衰竟何以賴爾得相須

周溥

烏程周溥者庠生也成化初人有姊被選入宮嘗
有詩寄溥云一自承恩入帝畿難將寸草荅春暉
朝隨步輦趨丹戾夕侍鑾輿入紫闈銀燭燒殘空
有夢玉釵敲斷竟無歸年來望汝登雲路同補山
龍上袞衣溥後以貢仕至別駕

朱靜菴

自漢以下女子能詩文者若唐山夫人曹大家立
言垂訓詞古學正不可尚已蔡文姬李易安失節
可議薛濤倚門之流又無足言朱淑貞者傷於悲
怨亦非良婦竇滔之妻亦篤於情者耳此外不多

見矣 我朝成化弘治間海寧朱靜菴者周汝航
妻博學高才福德兼備壽考令終遺文垂後才識
純正詞氣和平筆力雄健真閨門之懿範女德之
文儒也所作甚富不能悉錄聊紀數首以見之游
仙詞曰洞天春暖碧桃芳瑤草金芝滿路香吹徹
玉笙天似水笑騎黃鶴過扶桑秋日見蝶云江空
木落鴈聲悲霜染丹楓百草萎蝴蝶不知身是夢
又隨秋色上寒枝長信秋詞云長信深沉天路遙
玉階涼露濕宮袍不辭團扇輕拋擲雙燕俄驚別
舊巢明妃云玉容憔悴向胡天爲惜黃金誤少年

堪笑君王重聲色丹青不畫夢中賢虞姬云力盡
重瞳霸氣消楚歌聲斷些難招貞鬼化作原頭草
不逐東風入漢郊金陵懷古云石城風起浪聲齊
六代興亡動客思吳苑落花啼杜宇宋臺荒草走
狐狸殘香猶染胭脂井遺恨空傳碧月詞誰道鍾
山佳氣歇真龍又見起鍾離題虞美人云楚漢不
兩立苦戰民力疲君王惑反間腹心生嫌疑亞父
已謝病龍沮仍喪師威望日已挫壯士日叛離鴻
溝定界分收兵歛旌旗釋彼妻與父恩義何忍欺
幡然背盟約匹夫猶不爲陰陵迷失道天亡復何
辭空歌拔山力蓋世功業衰美人起長嘆向劍攢
蛾眉寧甘刎頸死肯事忘親兒芳魂逐君去騅兮
竟何之烈烈貞婦心千古名不墮讀霍光傳云武
帝果明斷付托真得人偉哉霍子孟功與伊周倫
曾孫踐天位相業益忠勤精誠貫金石大義驚鬼
神牝晨失剛斷子禍成殺身赤族一何慘孝宣胡
不仁元勳覆宗祀何以懷人臣申韓不足法王道
誰爲陳乃知元始後舉國皆頌新

周雲宗

周雲宗者成化弘治間人也有神力能隔牆擲馬

又獲神劍可以屈伸仗之作耗於太湖中官兵捕之不能得一日束身歸罪曰吾今自詣毋苦斯民爲也遂三木下獄一夕視之去矣惟枷杻存焉後竟不復見嘗入山遇龍龍蜿蜒逸入石壁雲宗執其尾以劍截斷之霹靂隨下復急走獲免余嘗讀博物志有菑丘訴者以勇聞於天下過神淵飲馬其僕諫之不聽飲之馬果沉訴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觀諸雲宗可信也

擾龍

按左傳龍見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不智非龍實智昔有飄叔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蓄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參龍封諸豳川豳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參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參龍氏有陶唐既衰其後劉累學擾龍于豳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后

饗之既而使求之而遷於晉縣范氏其後也夫物有其官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蔡墨之言如此則上古之時人能馴龍可知故游於宮沼而滌流於庭至戰國時尚有傳屠龍之技者後世德薄術疎龍不相接反疑古人之虛誕淺之乎其見哉嘗觀吾邑有陳山龍湫之碑宋紹熙元年大旱知縣李直養走龍湫祠之俄有蜿蜒舉體金色見神座上直養迎揖即循左臂而上巾幘因置奩中以歸出四龍子如粟闔境驚異閱三日大雨沾洽乃寘蜿蜒并子于石項之俱無所見詔進龍君爲廣惠淵靈侯龍復見於殿自空而下其大如柱光彩奪目觀者震悸其答如響也我太祖高皇帝初起義兵禱于神祠有龍見神座上即以帽收之後征友諒龍挾御舟西上上親爲文記之則龍不難致惟德斯應蓋昭昭矣

姓氏

伊川先生嘗言姓氏有極蕃衍者有極少者此不可曉愚謂此物理也觀之草木可見五穀五木之類天下萬世相同其餘各自土之所宜乃至瓊花只一本遂至於絕姓氏多寡推此可見余嘗註千

家姓其間異姓極多。余於傳記偶有所得，即錄其人。以實之。然千家姓所不載者亦多矣。如追喜斐、豹裂儒梓慎杞、梁犬華仲上之、登哀駘佗，皆春秋人。尋穆涅浩、輸燹破石、親肥公、玉帶邨屠洛，皆漢人。地萬去居岸、挺角念僧、疆可敬容、叱羅通，皆東晉南北朝人。吐萬緒、隋人寵忠靜壽、孫唐人衷愉、刺羽、五代人斗蓋哈珊、志能、月彥明，皆元人。使儀色容、院賓底蘊、鏡賜撒祥、汴融、陝茂、浙興、順境、華從時，皆本朝進士。若此，皆不載者。而姓名俱複者，羨門子、高關、穀於菟、落姑、重異、國少季、宗正。

珍孫關門慶忌、公上不害、沮渠蒙遜、昭涉、掉尾、公戶滿意、游水發根、句龍廷實、青陽、夢炎、荅祿與權，皆四字者也。

鄧杞

鄧杞字貞甫，温州府學司教也。余憶丙子歲計偕北上，會同年葉成規，出其所為詩一卷，皆豪邁奇古，止憶其一絕云：三入都門尚舊官，新豐客子布袍寒。當時只為高堂計，寧得高堂幾日權。今三十年矣，且彼之親祿養，但不久耳。而余之高堂竟不獲沾，遂成終天之痛。於乎尚忍言哉。

天體

渾天之說古今皆以爲日入地下西沒東生余嘗閱西方之書有曰地種之上有百億須彌山各有大海環之今此中國乃一須彌間地耳一須彌居一海中分四洲焉其南謂之瞻部洲阿耨山主之即崑崙山也中國乃瞻部東南一彈丸耳日月五星皆繞須彌之腹而一周焉非實有晝夜也光之所及則明山之所障則暗北州之日午爲南洲之三更東西亦然故四方無定位十二時無定辰皆自人所見而名之其言如此固荒唐宏濶世所無

稽然今人謂日入地中亦豈有所稽乎余嘗疑於是及觀浚川王先生雅述言北極在天之中中國在天之南日月周行其光有限故光到處則爲晝不到處則爲夜常常在天非入地下以南而推三方皆然矣日之正午杳無定端各從得明得暗之中以爲午位古有周髀之法言天如覆蓋日月繞蓋緣而行惜乎其法不傳矣列子以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亦非大觀之見日月星辰恒在天也人遠不及見如入地耳論衡曰日不入地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人十里火光藏矣非滅也此語甚真

崑崙山地中極高之處故山南之水皆入南海三方皆然中國當崑崙之東故江淮河漢皆入東海乃云不滿是知其委而不知其源也邵子以天地自相依附夫天乘氣機自能運立非藉乎地地在天內豈能繫屬乎天惟釋氏謂風輪能持水輪水輪能持大地此論勝於邵子但言風而不及天爲未盡耳天之轉動氣機爲之也虛空即氣氣即機浚川此論殊爲精到真有先儒所未及者然天無體太空而已其轉動者性也動則自然生風自然成形皆不得已然耳謂天乘氣機恐亦未盡大抵

如渾天之儀則天形當如紡車如周髀之法則天形當如磨子二說未知孰是

形氣

康節先生嘗有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之說程子嘆之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愚謂康節之言引而未竟故先儒皆不得其意以爲天內只有一地故疑天無窮而地有限誤矣今敢加一轉語云惟氣也無涯故有涯之形亦相與無涯則盡之矣蓋地外有水水外有地地外又水水外又地氣蒸成水水聚成土

土載於水水浮於氣所謂天一生水是也故氣無盡地亦無盡有涯云者自四海之內一地言之耳而四海之外人力不能通者其地可勝言哉漢儒之言曰中國謂之赤縣神州中國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謂之九州則有裨海環之裨海之外復有大瀛海環之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有八夤八夤之外有八紘是皆推測之論實有其理但無其名耳惟佛氏比之微塵數世界海斯則善形容無窮之意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之而不論存之者默識也不論者不容言也晉紀瞻亦曰其理極盡無復外形得之矣四方如此上下亦然惟象山先生反而求之心之無際而始盡其理此又至妙至約超越千古之談也

黃田碑

春秋書吳子使札來聘胡氏傳曰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之爲也故因其來而貶之以示法焉愚意如胡氏之說則聖人之刻核亦甚矣雖張湯之筆何以過之且札在春秋一孤鳳耳聖人獨不能爲賢者諱吾恐天下無全人而聖人求備之意乃更深乎札之墓今在江陰黃田山下

仲尼爲題其碑曰於乎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十字見存大濶徑尺但剝落殊甚嘉靖初丹陽縣尹某模勒新碑立於陳少陽祠前聖筆大書豈易得哉去之二千年矣遺墨爛然優崇於墓道而深貶於春秋吾恐聖人不如是二三其德也

馬肝

漢景帝時有黃生者與轅固爭論於帝前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人臣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踐南面非弑而何固曰然則高祖伐秦即位非耶於是帝兩解之曰食肉不食馬肝

不爲不知味蓋言學者不談湯武亦不爲愚也遂罷是後諸儒莫敢明言受命放弑者愚謂馬肝有毒食之能殺人湯武伐暴救民固元元之梁肉也然開萬世篡奪之源謂之馬肝帝亦知言哉邵堯夫登樓吟曰誰將酷烈千般毒化作恩光一派深惆悵先民不復見更憑高閣一沉吟意亦至矣

几

今世之倚桌不知始於何時古人席地而坐其坐以膝即今之跪也但人授一几倦則憑之几形稍彎三足而內向漢管寧常坐一木榻積五十年當

膝處皆穿則漢時固皆以膝晉庾覬醉憤墮几上以頭就几穿取則晉尚席地齊武陵王暉嘗侍宴醉伏地貂落肉盤帝笑曰肉污貂對曰陛下愛毛羽而疎骨肉帝不悅可見六朝時尚席地坐也柳子厚有斬曲几文則疑唐時尚然今世已不知几爲何物矣古人旣跪坐于地則列食于前艱於俯取故爲籩豆便其高耳每種必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始爲飲食之人此皆古製以施於今則泥矣宜我 聖祖於宗廟革去籩豆而用盤楪也

刀圭

按晦翁感興詩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然學者皆不知刀圭之義但知其爲妙藥之名耳嘉靖十四年八月晦日忽悟刀圭二字甚通快不知古人亦嘗評及此否前在京師買得古錯刀二枚京師人謂之長錢云是部中失火煨燼中所得者其錢形正似今之剃刀其上一圈正似圭璧之形中一孔即貫索之處蓋服食家舉刀取藥僅滿其上之圭故謂之刀圭言其少耳刀即錢之別名布也泉也錯也刀也皆錢之類也但無年號款識殆漢物乎

沈趙夢徵

趙文獻者廣西舉子也嘗司教於常之靖江與江陰舉子沈天麟交嘉靖戊子秋趙夢已中式居第九沈中第十二晨馳報焉沈北行舟中夢已果中榜矣送一綵帳至家大書一利字於上覺以語趙二人懽相慶也既而已丑會試趙以初九日失格被斥沈以十二日失格被斥蓋二場論題出人臣懷仁義以事君誤寫作懷利以事君也且在隔歲之前而所斥之日所命之題鬼神已先知之茲非定數矣乎

飛越峯

洪武四年平蜀明昇銜壁出降因獻馬通體白色首高八尺長丈餘春月游牝於養龍坑得之乃龍駒也不可控馭詔祀馬祖然後用之囊沙四百斤壓而乘於苑中久漸馴習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乘之如躡雲一塵弗驚賜名飛越峯繪形藏焉學士宋濂爲之贊余因思嘉靖初年吾鄉海濱地名宋亭民朱黼家牝馬夜產駒家人驚見滿廐有光起視正見駒目開合如炬以爲恠也急擊斃焉廐明視之遍體毛皆成鱗甲之形蓋日牧於海上

沙場信龍種也物之幸不幸有如此

板兒

四方風俗皆本於京師自古然矣然有廣眉高髻之謠吾鄉自國初至弘治已來皆行好錢每白金一分准銅錢七枚無以異也但揀擇太甚以青色者爲上正德丁丑余始遊京師初至見交易者皆稱錢爲板兒恠而問焉則所使者皆低惡之錢以二折一但取如數而不視善否人皆以爲良便也旣而南還則吾鄉皆行板兒矣好錢遂閣不行不知何以神速如此旣數年板兒復行揀擇忘其加

倍之由而仍責如數自是銀貴而錢賤矣其機亦始於京師三十前吾鄉婦女皆窄衣尖髻余始至京見皆曳長衣飄大袖髻卑而平頂甚訝其製之異也還鄉又皆然矣余素不識蝗嘉靖八年於京師慶壽寺見一宦者晨至手持一蟲云不知何名近日生於宮中甚多余觀之殆類吾鄉所謂蚱蜢者但稍大耳比南還而淮南北皆蝗矣舟爲所阻至不可行甫至家而吳浙皆蝗矣江南有蝗未之前聞實昉於此氣之感召絕於影響有如是夫

論斛

齊民要術後魏時書其言一石註云當今二斗七升此不可曉然考魏時長安童謠云百升飛上天是以百升爲一斛則魏所謂斛正今所謂石也魏所謂石今時無此制也今官製五斗爲一斛蓋取其輕而易舉耳實當古斛之半也今米一石重一百二十斤正合四鈞爲石之說

論里

今以兩足平移一十二步准是五弓蓋一步准二尺五寸也六尺爲一弓五六則三丈也凡八百六十四步是爲三百六十弓是爲二百一十六丈是

爲一里

論畝

畝法古今不同漢書鹽鐵議曰古以百步爲畝漢高帝以二百四十步爲畝今時俗語云橫十五豎十六一畝田穩穩足蓋以十五乘十六正是二百四十若古之百步以今弓准之則其一畝當今四分強耳故后稷爲田一畝三畝廣尺深尺是橫過一弓直長一百弓也古之一夫百畝當今四十一畝耳播種之區一畝三畝通計百畝三十丈濶六十丈長耳傳言顏子有田百畝信乎其貧哉

論尺

按家語孔子云布手知尺布指知寸舒肱知尋蓋用手拇指與中指一义相距謂之一尺兩臂引長剛得八尺謂之一尋中指中節上一紋謂之一寸蓋中指有二橫紋准上一紋也后世營造尺始准下紋但不知始於何時宋儒以爲本於仁宗中指中節恐未必然若以古准今每尺當今七寸七分耳今以拇指與中指自臂腕一义盡處謂之尺脉此亦可驗然程子又言古尺僅當今五寸五分弱則文王十尺當今五尺五寸六尺之孤當今三尺三寸棺七寸當今三寸八分強而已不知其異於家語者何也然文王五尺五寸可謂短矣恐還准作七尺七寸者爲是

白沙詩讖

白沙陳公甫先生當成化弘治間以道鳴於廣中爲嶺南夫子時李士實憲廣東常從先生讌游玉臺之下他日先生與世卿閒談兼東若虛二律存於詩集蓋自先生歿後以至正德己卯之變約三十年而士實從逆詩詞規諷宛然若合符節殆至誠前知耶抑偶合也其詩曰風光隨處可憐生共

把閒愁向酒傾今日花非前日看少年人到老年
更秦傾武穆憑張俊蜀取劉璋病孔明萬古此冤
誰洗得老夫無計挽滄溟禮樂猶存魯兩生至今
聞者尚心傾乾坤已正高皇統制作還思霸業更
事機每向忙來錯山色偏於雨後明枕畔白雲閒
一片直從南斗跨東溟

星異

熒惑者七政之一非彗孛比也然星家多忌之若
宋景公時守心姚興時出東井唐德宗時守歲符
秦時宋理宗朝皆犯南斗則中國徃徃有事昨甲
辰四月熒惑初見於箕斗之間說者謂揚州之域
有災旣而大江以南麥果無收吳蠶盡死六月一
日正人斗中迨半月始出斗口漸稍遠矣七月初
復入斗中數夕乃下而出直至九月始遠凡百五
十餘日而兩犯焉于時大旱米價昂貴民不堪命
從前所無苗皆蠶死民大失望糞多力勤人事愈
盡者被災愈甚顆粒全無此又自古所無之變也
犯斗之効蓋彰彰矣

人異

譚紫霄化書有曰至淫之極男化爲女至暴之極

人化爲虎愚按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爲丈夫漢獻帝七年越嶲有男化爲女宋文帝元嘉二年燕有女化爲男宋徽宗時女子生鬚男子懷孕皆人異也弘治初吾浙蕭山縣有陳三者嘗爲耆民人呼爲陳三老人一夕化虎惟一髀不變入山爲害人有遇之者呼三老官拜而懇之即捨去正德間蘇州吳縣有男子孔方者一日忽聞空中呼其名遂懷孕而生人時高安朱侍御寔昌巡按蘇松以災異聞大意以爲男子生人古嘗有之然未有出於畿甸之內者實大變也嘉靖初余姻家陳古涯瀛知福之漳浦縣境內有衛氏者妯娌三人皆不孝甚一日雷震一聲化爲牛羊犬三物惟頭面不變雷神立於空中觀視良久而後隱三物見人不能言惟垂淚陳乃圖形刻板詳述其事散於四方後陳解職歸年餘縣中人有來謁者曰三物已死其二尚存其一云

陳世章

陳世章者以易經補邑庠弟子員嗜酒尚氣人皆以狂目之然性直而質敏余獨與之善也生子曰乾今亦庠生嘉靖乙酉世章醉死四年矣吾友蔡

時信者處其堂兄茂才之塾時乾亦從游他日時
信與諸生扶鸞召仙降者乃朱晦翁也衆皆驚愕
羅拜質以易經所疑十餘條一一剖析詳明益信
無疑也已而忽書曰時信汝以色病我以酒亡衆
方疑駭又書曰陳軋兒過來衆笑始悟其爲世章
也余因問陰世所謂地獄者有諸曰有然則公何
以在此曰我無罪者不往也又問輪迴有諸曰有
然則公當何如曰三年後在光澤徐知縣家范氏
爲男鸞旣退諸生乃紀其言於壁次日軋出其
遺舊書昨所剖析皆其存日親筆題意也後三年
吾邑有徐豐厓先達以蓬州學正遷光澤令歸而
移居無子孕將育矣夜夢有遠客至門徐亟出迎
乃一冠帶者曰吾姓陳聞公新居故來耳覺而異
焉遲明而子生彌月以夢語人偶陳氏諸彥昔之
召仙者聞焉曰噫徵矣爲言其詳及所同見者厓
未信以問於余余曰不謬壁記尚存可質也豐厓嘆
曰有是哉蓋召仙時徐尚爲學正因名其子曰應
陳云

陸儼山

陸儼山祭酒深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以疾終經一日夕未殮復甦自言曰初見一吏人相請至一大衙門主者出迎入後堂坐定命取祿壽簿來檢之曰公之功名富貴美矣但平生有短行者三事故折公壽筭今盡於此矣尚有三日且請還復送出門適見拘繫一罪人至乃儼山第也因言於主者主者即命放之曰汝且去與老先生同來遂甦時其弟亦久病果越三日同時而卒

人面瘡

按醫書言人面瘡云是袁盎晁錯之寃諸藥不効以貝母啖之遂愈正德丁丑臨淮貢士彭鏞邀余

飯有神樂觀陸道士者在座老矣當時失問其名彭指之曰陸公少時嘗生人面瘡余因問之答曰年十七時夜與本房老僕忿爭毆之死焉房後地曠而風烈吾師急聚薪焚之天明無知者十年後足外賺發毒成瘡瘡口似唇而有舌無齒能言曰我即僕也我今安在且索酒食但開口言時必大痛垂絕口閉復甦飲之以酒則四周皆紅啖以脂膏亦能消爍食畢則閉疹乃稍可但流膿血不止每日一度或二度其發無常極受苦楚貝母亦不能療如是者一年忽七日不言以爲將瘥矣有兄

在牛首寺爲僧行往訪之在寺幾半月忽復言痛
絕尤甚曰我纔出數日汝即避我使我尋之苦也
雖然寃亦解矣汝明日下山遇一樵者可拜求治
之明日果遇樵者懇焉樵者勵聲怒曰業畜敢言
我也去半夜療汝忽不見恍然回觀夜夢金甲神
人臂掛赤心忠良四字謂曰藥在案上可煎湯服
之以左手持藥查出水西門外第二十家門首有
婦人潑水者即棄于道而返覺起視案有物如亂
髮而無端遂如戒果見婦人棄之歸瘡遂愈自後
屢探本婦竟亦無他不知此何故也陸時自出其
足尚有微痕可驗云

朱府君墓銘

按五代史紀吳越國王錢鏐歐陽公得其封落星
石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始知其嘗改元餘皆閉
而不見余家舊藏武原志內載土中所得朱府君
墓銘則知尚有寶大二年在甲申乙酉歲又自稱
爲義忠國惜歐公不及見耳作者謝鸚即其所言
可考見當時吳越尊王效順之意使歐公而見必
當以備列傳無疑今錄其畧於此府君諱行先字
蘊之吳郡人也猿臂燕頤完備將才始隸職于建

寧高公所在征討有功雪守用爲心膂自渤海公
厭世高禮亂行君奮臂一呼率衆歸國時天下都
元帥吳越國王親統全師撫寧郡縣君遂以功累
封協力勤王佐正匡國功臣加右僕射靜海鎮遏
使君在鎮鉏耰荆棘板築城壘親載耒耜遍植桑
麻以備祇奉供承南北十五年内外無間言以寶
大元年四月得疾終于鎮殿下遣中使三賜湯藥
賻贈甚厚進明州郡侯太傅世墓在烏程縣不克
歸葬以其年歲次甲申厝于開元府海鹽縣德政
鄉澱墅村之原有子八人元晟節度使正散將元

貞節度正散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
監察御史元昇節度下將皆有父風鸚與府君幸
同王事不敢飾詞銘曰挺生英特邈爾竒形素蘊
豹畧能精武經戈鋌再舉氛祲廓清從茲勇冠大
振厥聲盛績旣彰威名遂振靜守謙敬動知逆順
惟此賢王賞其忠信不有殊功那遷劇鎮開吳志
大佐越功全一人注意百辟惟賢方期剖竹宜分
重權孰謂梁木俄隨逝川生作功臣沒畱遺策眷
彼令嗣恭承帝澤丹旄斯引玄宮已闢萬載千秋
芳塵永隔觀鸚之文旣佳而又能知大義所言恭

承南北者南指吳越北指宋也謹用識之使忠義之士白于後世

董漢陽碧里雜存

終

